

象数思维在古九针与新九针中的应用

欧亚婷, 范春

广州中医药大学针灸康复临床医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 象数思维是古人认识世界的一种思维模式, 假借象与数进行取象比类, 触类旁通。古九针是记载于《黄帝内经》中的九种针具, 其形成和运用与象数思维的应用密不可分, 九针的形制和功能中蕴含了三才(天、地、人)、阴阳之道, 通过调气、导气, 以适用人体寒热阴阳变化, 使不同的针具有各自的适应证。这种针具和适应证的对应性反映了人体某一方面的生理或病理信息, 可以视为人体整体信息的一个缩影, 从局部信息把握整体信息, 体现了全息性的特征。随着医学和社会的进步, 在古九针的基础上继承、创新和发展, 研制出新九针, 象数思维虽有其局限性, 其全息性的特性在新九针的形成和运用中却有进一步深化, 这种深化不仅提高了针灸治疗的精确性和有效性, 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象数思维在现代针灸学中的应用内涵。

[关键词] 象数思维; 古九针; 新九针; 全息性

[中图分类号] R24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0256-7415 (2025) 15-0164-04

DOI: 10.13457/j.cnki.jncm.2025.15.029

Application of Symbol-Number Thinking in Ancient Nine Needles and New Nine Needles

OU Yating, FAN Chun

Clinical Medical College of Acupuncture, Moxibustion and Rehabilitation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6, China

Abstract: Symbol-number thinking is a cognitive model used by ancient people to understand the world, which involves borrowing "symbols" and "numbers" for analogical reasoning and extrapolation. The ancient nine needles, nine types of acupuncture tools recorded in *Huang Di Nei Jing* (The Yellow Emperor's Inner Classic),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application of symbol-number thinking in their formation and use. The shapes and functions of the nine needles embody the principles of the Three Realms (Heaven, Earth, and Humanity) and yin-yang philosophy. Through regulating and guiding qi, they adapt to the changes of cold-heat and yin-yang in the human body, enabling different needles to have specific indications. This correspondence between needles and their indications reflects physiological or pathological information of certain aspects of the human body, serving as a microcosm of the body's overall information. Grasping the whole from local information embodies the characteristic of holographicness. With the progress of medicine and society, the new nine needles were developed by inheriting, innovating, and evolving from the ancient ones. Although symbol-number thinking has its limitations, its holographic feature has been further deepened in the form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new nine needles. This deepening not only improves the precis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acupuncture treatment but also enriches the connotation of symbol-number thinking in modern acupuncture.

Keywords: Symbol-number thinking; Ancient nine needles; New nine needles; Holographicness

[收稿日期] 2025-03-06

[修回日期] 2025-05-20

[作者简介] 欧亚婷 (1998-), 女, 在读硕士研究生, E-mail: tess18108095537@163.com。

[通信作者] 范春 (1980-), 男, 研究员, 硕士研究生导师, E-mail: fanchun@gzucm.edu.cn。

象数思维是中国传统哲学与医学的核心思维方式之一,以“象”比类,以“数”推演,深刻影响了中医学的理论构建与临床实践。九针疗法作为针刺疗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九针源于《黄帝内经》,以九种针具对应天地之数,体现天人相应的整体观;而新九针则在现代临床中融合传统理论与技术革新,拓展了九针的应用范围。尽管二者形式有别,但均有象数思维作为理论根基,通过“取象比类”与“数理推演”指导针具设计、临床应用。本研究旨在通过文献梳理与理论阐释,揭示象数思维在古九针与新九针中的具体应用,探讨其如何指导九针疗法的创新与发展。从理论层面深化对中医针灸学核心思维的理解,明确象数思维对九针体系的构建价值。

1 象数思维

象数思维是古人认识世界的一种思维模式,分为象思维与数思维,假借象与数进行取象比类,触类旁通,以总结规律,掌握事物发生发展趋势的一种方式^[1]。这种方式源自《周易》。《黄帝内经》中,在认识人体生理、病理,疾病发生、发展,治疗方式方面广泛体现了这种思维模式的运用。如《素问·金匱真言论》中所言:“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其数七。”则是典型的数思维的具体应用。“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最早的数来源于河图,根据河图所载之数,推衍出时间、方位,总结世界运转的规律。

《左传》曰:“龟,象也;筮,数也。”《易经》将数字的抽象性用来阐释宇宙观、世界观,赋予其深刻的哲学意义,天地、阴阳皆用数来表达,如奇数代表天、阳,偶数代表地、阴^[2]。在中医学中,“三”常与三才联系,“二”则代表阴阳,“一”则与气联系紧密。数与象是一种相互依托的关系。象由气生,处于不断变化中,“象”在某种阈值下运动,按照一定的规律发展变化,要对此阈值进行描述,就要运用到“数”,“数”为其限定,可以测知象目前的阶段及变化趋势,亦体现了不同的变化^[3-4]。有是象,则运是数。如《黄帝内经》中所讲的五运六气、九宫八风等均是象数相互匹配的例子。又比如《素问·针解》亦云:“夫一天、二地……针各有所宜,故曰九针。”古九针是指《黄帝内经·九针十二原》中记载的九种针具:鑱针、员针、鍤针、锋针、铍针、圆利针、毫针、长针、大针。治疗工具是治疗方式的依托,基于三才、阴阳,通过调气发

挥其治疗疾病的功能,以应对因天地间的气候变幻无常及所致人体的虚实寒热的相应变化^[5]。中医九针的理论体系深深植根于古代天地数理观念,展现出独特的哲学智慧。“始于一而终于九”不仅反映了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更体现了由简至繁的演变过程。九针分别对应天、地、人、四时、五音、六律、七星、八风、九野,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天人相应体系。

《周易》用三才之道演绎天、地、人的变化,万事万物都包含阴阳的二元属性,万事万物都由气而生,事物的发生发展依托于气机化生。气、阴阳、三才构筑了认识世界的基本框架。象数思维源于《周易》,《周易》取象比类的方法论把未知事物与已知的结论和认知相匹配,以此在中医学的黑箱状态下探索人体生命现象^[2]。象数思维具有全息性^[6]。“全息”指“存在一事物包含有另一事物的全部信息,或事物的局部包含有该事物整体的全部信息现象,强调的是从各个角度、各个层面去把握事物的本质和特征。”^[7]古代先贤创制九针,不同的针具有各自的适应证,以应对自然气候变化所致人体寒热阴阳变幻,这种针具和适应证的对应性反映了人体某一方面的生理或病理信息,可以视为人体整体信息的一个缩影。这种从部分把握整体、治疗整体的途径,正是全息性的体现。

2 象数思维在古九针中的应用

2.1 古九针的命名与数思维

在古九针中,“数”承载着丰富的象征意义和古代哲学内涵,有其规定性和系统性。古九针中的“九”字承载着双重意蕴:从具体层面看,它指代《黄帝内经》所记载的员针等九种针具形态;从文化内涵来看,这个“九”字并非仅限于数字本身,它还象征着数量的丰富性和事物发展达到极限后的变化特性^[8-9]。

其丰富性和变化性来源于对九针不止九种针具的推论。九针的起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表明,其发展足迹遍布南方、东方、中原及北方等不同地域。关于其形成时期,学界存在两种主要观点:一种将其追溯至商周时期,认为当时成熟的青铜冶金技术为金属针具制作提供了技术支撑;另一种则认为九针形成于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这些论断主要基于对《黄帝内经》成书年代的考证、商周时期金属工艺发展水平的研究,以及文献记载与出土文物的系统分析^[10]。针灸九针的演变历程与冶金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其最初形态可追溯

至砭石疗法。台湾学者李建民的研究揭示,九针的形成过程并非简单地由兵器转化而来,而是融合了周秦时期多样化的外治工具^[11]。从针刺理论的角度来看,“九针”实际上是对各类外治器械的统称。《黄帝内经》所载九种针具,应理解为对当时针具的典型概括,而非完整的针具清单。

2.2 古九针的形制与比象运数理念 通过象数思维观察自然现象和人体变化,总结规律并应用于古九针的形制和功能。《灵枢·九针论》云:“此篇论九针之道。应天地之大数。而合之于人。人之身形。应天地阴阳而合之于针……九九八十一。以起黄钟之数焉。以针应数也。”《灵枢·九针论》还对九针的形制来源、比象理念进行了阐述。“一曰镵针者。取法于巾针。去末寸半。卒锐之。长一寸六分。主热在头身也……九曰大针。取法于锋针。其针微圆。长四寸。主取大气不出关节者也。针形毕矣。”每种针具皆有其取象比类之物,在该物基础上进行适合人体的改制,使其具有相应功能,如铍针取法于剑锋,末端锋利,用于开痈泄脓;大针,取法于锋针,增粗针身,把长度做到四寸,使其可深入关节以泻积水。从形态来说,分为三类,一如圆利针、毫针、长针,尖端锋锐,形态细长,具有狭义上“针”的形态,用于穿刺;二如员针,尖端圆顿,形态短粗,用于按摩;三如镵针、铍针、锋针、大针,形态各异,都不具有“针形”,也不具有“针”的功能,可视手术工具^[5]。九针是古代医家对天地万物的深刻认知,体现了数字模型在医学理论中的运用^[12]。针对人体皮、脉、筋、肉、骨五个层次的不同病变,古人发展出长短各异的针具系统。从长度看,也可分为三类,其中,员针、镵针等短针主治皮部疾患,长针、大针可深达骨面关节,而毫针、铍针则着重作用于筋脉肌肉。《灵枢·九针论》详细阐述了针具与天地人三才的对应关系^[6]。天针以大而尖锐的针头特征助阳气外出,地针着重于人体肌肉的调治,人针则通过精妙的按压手法调节血脉。这种针具设计理念与《易经》三才之道高度契合,充分展现了中医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

2.3 古九针的临床应用遵循象数思维 九针的临床应用包括操作方式和针具选择,也遵循象数思维。根据患者的体质、病情和季节变化,选择不同的针具和操作方式,不同的刺入深度、角度和力度,通

过对阴阳、气的调节以达到最佳疗效。根据疾病寒热阴阳不同,选择不同的针具,实现对人体阴阳的调节和平衡。例如,热在头身肌表的病症,选择镵针,以其头大尾尖的特征适用于泻阳气和表层放血;邪在肌肉间的病症,选择员针,以其卵形结构主要针对肌肉疏通;邪在肌表,选择铍针,因其尖如粟米的形态适于穴位按压和气血调节。

《灵枢·九针十二原》曰:“刺之要,气至而有效。”针灸治疗疾病的重要原理也是核心在于针刺调气。《淮南子·诠言训》言:“一也者,万物之本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家思想的“一”是气,气分阴阳。而基于易学象数合一的理解,宇宙太虚归为一“气”,“气”是“一”的延展表现^[13]。气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是最基本的物质之一,是人体生命的主要维系者。气的运行可以推动和调节人体的新陈代谢^[14]。针刺需要得气,使气动以达到治病目的。气有余便泻之,气不足便补之,气有营卫之分,所以刺也有深浅之分,通过针具针法来实现,如《黄帝内经》所说的三刺之法,浅刺者逐邪气,中刺者至中气,深刺者下谷气^[15]。通过用针来运气和导气,使气到达病所,然后施行补泻手法,气顺者安,气逆者病。通过针刺把由于各种因素导致的气机紊乱调顺,使其各司其职、顺时地运行于人体,疾病自去^[16-17]。

在具体应用中,九针理论强调针具选择与刺法运用必须契合自然规律和人体特征。“凡刺有九,以应九变”“凡刺有十二节,以应十二经”“凡刺有五,以应五脏”等原则,都体现了辨证施治的核心思想。治疗时要求针具规格与病情相适应,刺法深浅要恰到好处,避免出现“疾浅针深”或“病大针小”等不当情况。《灵枢·官针》:“凡刺有九,以应九变”,“凡刺有十二节,以应十二经”“凡刺有五,以应五脏”,根据虚实寒热之不同,选择合适的刺法与合适的针具,才能达到治病的效果,“疾浅针深,内伤良肉,皮肤为痈……病大针小,气不泄泻,亦复为败”。这种系统性的治疗理念充分展现了中医整体观念的特色,强调针灸治疗需要根据具体病情灵活选择合适的针具和刺法,从而达到最佳治疗效果^[5]。

3 象数思维在新九针中的应用

新九针是指师怀堂教授带领团队于1983对古九针进行结合临床应用的改制,创造的系列针具包括

了钅针、铍针、铎针、三棱针、火针、梅花针、磁圆梅针、鍤针、圆利针、毫针、长针。使用新九针进行针刺的独特疗法称为新九针疗法^[1]。新九针的临床应用较古九针更深化地遵循象数思维。首先是形制的改良是为了更好地适用于临床,不仅保留了古九针的各种针具的优势,还结合材料科学和工程力学在形制上进行了改良,弥补了古九针在材质和功能上的不足。这些针具在外形上各具特色,在功能上也各有侧重,能够针对不同病症进行精准治疗,如磁性圆梅针结合了磁疗、员针、梅花针三种治疗方式的治疗作用;火针由大针发展而来,由合金制成,其温热效应的加强使其功用扩展至皮肤病、瘤类病等。

其次,新九针疗法治疗的准确性和针对性在古九针疗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这不仅是因为工具的改良升级,同时,治疗部位的确立,除了以往的应“十二经”等外,还需观察患者的症状、体质等信息,运用象数思维进行类比、象征,从而准确找到需要治疗的穴位或部位,通过刺激人体的特定部位(即“象”),来调整整体的功能状态(即“整体”或“全息体”),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新九针还结合了现代科技手段进行研究和应用,例如,通过现代影像学技术来观察针刺对人体生理病理变化的影响,以及通过生物全息律等理论来阐释针刺的作用机制等。

自全息生物学发现以来,将其结合中医理论研究发现,全息观点与中医整体观念相契合,舌诊、脉诊、面诊、手诊、足诊、穴位、经络等能从局部获知整体信息的途径,在古籍中有大量记载,在阴阳五行、经络学说中即蕴含全息思想,将其应用于针灸、推拿、拔罐、刮痧等传统疗法,广泛用于治疗常见病、慢性病。现代中医全息疗法在继承传统的同时,结合全息医学、现代医学理论,结合生物反馈、激光检测等检测手段,将其应用于耳针、足底反射、激光疗法、颊针等局部治疗,适应证在原来的基础上扩展到亚健康、心里疾患、慢性疼痛等领域。对全息生物规律的结合应用使象数思维的全息性得到了更深化的发展。

4 小结

象数思维是中国原创思维模式之一,包含了象

思维和数思维,古人对世界的认识来源于此,这种思维方式也帮助先贤在黑箱状态下探索人体的奥秘,创制出治疗方式和治疗工具。九针的命名、形制、功效、临床应用都有象数思维的应用,九针内蕴三才之道、阴阳之道,通过引动阴阳,调气、导气治疗人体的各种病情变化。象数思维虽有缺乏严密的逻辑、欠缺微观的量化、存在明显的臆想的缺点^[8],但其全息性的特性在九针的发展运用中确有进一步深化,这种深化提高了针灸治疗的精确性和有效性,反之也进一步丰富了象数思维在现代针灸学中的应用内涵。

[参考文献]

- [1] 刘婉莹,叶俏波.《黄帝内经》中“取象运数”的层次观浅析[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22, 37(3): 1306-1309.
- [2] 刘成汉. 从《周易》象数、义理看中医学的六经、八纲辨证[D]. 武汉: 湖北中医学院, 2006.
- [3] 王琦. 中医原创思维的文化背景与哲学基础[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2, 27(8): 2120-2122.
- [4] 吴新明, 马晓彤.《黄帝内经》的象数思维析要[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15, 21(4): 375-379.
- [5] 韩知渊. 九针概述[J]. 中国针灸, 2013, 33(S1): 51-53.
- [6] 方军委. 中医象数思维研究[D]. 合肥: 安徽中医药大学, 2024.
- [7] 李兴广, 郭长青. 中医全息医学[M].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9.
- [8] 王琦. 取象运数的象数观[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2, 27(2): 410-411.
- [9] 张天生, 靳聪妮. 新九针的溯源与发展[J]. 中国针灸, 2009, 29(7): 591-594.
- [10] 李婷婷. 九针的起源和形成研究[D]. 长春: 长春中医药大学, 2016.
- [11] 李建民. 发现古脉: 中国古典医学与数术身体观[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234-245.
- [12] 赵明山. 九针与《黄帝内经》[J]. 中医药学刊, 2001, 18(1): 7-8.
- [13] 张一丹, 刘思淇. 基于易学“象数合一”理念的《黄帝内经》身体观探赜[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24, 39(6): 2752-2756.
- [14] 钱刚, 邹勇. 浅论针刺调气[J].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 2023, 21(12): 133-136.
- [15] 潘赐明, 赵云川. 中医之“气”的客观性[J]. 实用中医内科杂志, 2022, 36(4): 85-87.
- [16] 朴联友. 时间针法入门[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8: 5.
- [17] 张永臣, 贾红玲, 韩涛, 等. 扁鹊《难经》针灸学术思想探析[J]. 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5, 39(4): 344-347.

(责任编辑: 郑锋玲)